

美人傾城

我不是你的劍，却可以為你破天下陰謀。
我不是你的盾，却可以為你擋天下風雨。

美人傾城

北棠 作品
MEIREN
QINGCHENG
BEITANG WORKS

下

前世的冷血杀手，今生的爱情棋子。
是命运？是缘分？
求不得，怨憎会；五阴炽，爱别离……
爱的泥沼身难撤，情的深潭易浮沉……
她最终能否『百毒不侵』，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倾城倾国非她愿，此生只求一人心……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发送至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美人傾城

北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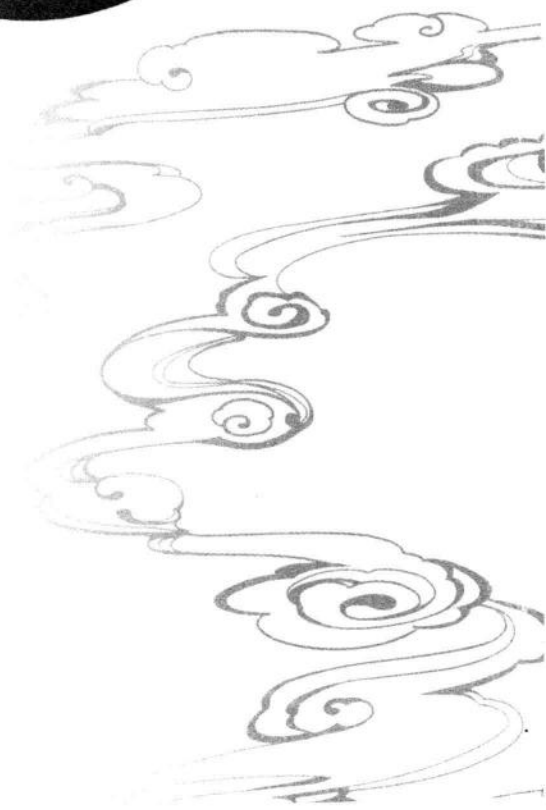
MEIREN
QINCHENG
BEITANG WORKS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纵使相逢应不识
第三卷





别离

第十二章

MEI REN
QING CHENG

战饶剑眉拧起，眼中浮现愁色，扶着额角。他将手中士兵递上来的报告放在桌子上，神色凝重地看着站在一旁，一脸担忧的骑兵队队员。

“十分之四的士兵损伤，十分之三的士兵身体状况衰弱，只有十分之二的士兵可以上战场。这都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份连夜赶出来的报告，看得他心情压抑，情况果真如那位副将所说，让人心寒。

如果他们再迟来一些，这古城绝对挡不住东阁连续两次的攻击。

“头儿，我建议让本地驻军休息，对敌的事情交给我们就行。”站在一旁的队员挺着胸膛提议道。

战饶点点头，明白自己手下的兄弟们全部都是铁骨铮铮的热血汉子，看见驻地士兵这般苦难的情况，只怕他们心中绝不比自己好受。

“头儿，你一宿未眠，是否要去休息一下，咱们一路赶来已是满身疲惫，若是把你累倒了，想对抗东阁可就更困难了。”

战饶站起身，大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道：“你把你家头儿我看成什么人了？这么点小风吹就能把我打趴下，我还有资格当你们头儿吗？倒是你们辛苦了，外面驻军的伤员大多没有受到很好的治疗，兄弟们要多担待一点啊。”边境的古城，条件一直都很简陋，光是看昨天那副将身上的惨状，他就可以知道这城里只怕并没有什么大夫。而且根据他得到的这份报告，这里的军医早在东阁开始行动的第一天，就被东阁的奸细给杀了，看来对方早有准备。

“头儿！”那人不好意思地抓抓头，憨厚地笑了笑，“头儿，就算你不休息，你

也劝夜姑娘去早点休息吧，她一个姑娘家，哪能跟我们这些大老粗比。”

“什么？你说什么？！”战饶猛地抓住他的胳膊问道。

“我是说夜姑娘真的应该去休息了，这连日来的赶路她又是跟我们一样骑马，若是再这样一夜忙碌，我担心她的身子骨会受不住。”那人眨巴眨巴眼睛解释道。

“她昨晚没有去休息？！”战饶瞪大了眼睛，难以相信地低吼。

“没有啊，她一直在照顾伤员，到现在都没有停下片刻，头儿，你去劝劝她吧。”那人有些担忧地开口。想她一个姑娘家竟然毫不厌恶那种血肉模糊的场面，还担当起了大夫的职责照顾伤患，兄弟们感动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她感到担忧，那么纤细单薄的美人儿哪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

“可恶，那个女人！”战饶愤愤地冲出帐外，在外面抓了一个士兵询问夜倾城的所在，得知她正在挤满伤患的帐篷里时，他几乎是瞬间冲了过去，大手一把扯开帘子，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

“头儿！”端着水盆的队员傻乎乎地看着冲进来的战饶。

战饶皱皱眉，径直对着那个背对着他的女人走了过去，一身燃烧的怒火让一旁忙碌的队员们不禁吞了吞口水。

究竟是谁得罪了他们的头儿？

“夜倾城！”这个女人不要命了，居然也不休息，跑来照顾伤患。战饶一想到她一夜未眠，心中便如石头堵住一般地闷涩。

“拿着！”哪知道专心忙碌的夜倾城连头也没抬，只是把拆下来的纱布丢在他的怀里，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一名伤员的伤口。

伤口发炎，引起高烧不退，看来需要消炎降温了。

“给我拿坛酒来。”夜倾城说道。

“头儿。”抱着酒坛的队员对着战饶点点头，将手中的酒坛放在夜倾城身边。

“你！”夜倾城指着站在一旁发怔的战饶道，“用纱布蘸酒给他擦身，直到他的体温下降之后再给他喂药。”

“我？”战饶傻愣愣地看着她，结果手里却被塞了一块纱布，话都没来得及说完，夜倾城就已经被叫到了另外一个伤员的旁边。

看着手中的纱布，战饶只能按照她的话去做。

浑浑噩噩，战饶竟然在帐篷里忙碌到傍晚，直到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他才回过神来。转头看去，夜倾城刚刚从另外一个帐篷回来，那袭雪白的衣裙，此刻已经污秽不堪，鲜血和尘土掩盖了原本的颜色，可她的脸上却依然保有那淡然的表情，额前凌乱的发丝和未干的汗水却格外地惹人怜爱。

“伤情较重的伤患已经得到适当的处理，剩下的轻伤者也已经由其他人照顾，你可以去休息了。”夜倾城看着战饶开口道。

原本以为可以在中午之前解决掉这些伤者，却没有想到会拖到下午，这个时代医疗设施简陋，这里又是边境，若不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药材，估计她也只能束手无策。

“怎么了？”发现战饶一瞬不瞬地盯着她的脸看，夜倾城奇怪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战饶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声音，困难地开口问道。她是被战野无情驱逐的人，完全没有那种义务来帮助他们。

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夜倾城忽地扯开嘴角轻笑起来。

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只怕她自己也没办法解释，只是当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挣扎地抓住她衣袖的时候，她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对生的渴望，心中仿佛被某种力量推动着，让她无法放任他们在自己的眼前死去。她明白，只要她伸手帮助，他们就能活下去。

然而，她也惊讶，一向只懂得杀人的自己，何时变得如此奇怪，竟然会去救助那些跟她毫无关系的人。

这一切，她自己也解释不清，她只不过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感觉去做，其他的，根本没有去注意。

“倾城。”喃喃的一声低唤，战饶抑制着想要拥她入怀的冲动，双拳紧握贴在身侧。为何她是那样的冰冷，却又总是做出让他惊讶的事情？为何她总是疏离，却又让人想要靠近？越是了解她，越是感觉不了解她，她始终像一个谜团一般。一个如玉般的女子，却有着那般双面的模样，狂放的冷，隐藏的热，不管是哪一面的她，都让人为之疯狂。

只可惜，他再也没有那种资格，去拥有她。

“夜姑娘。”正当两人沉默不语之时，门口却传来了一声轻柔的呼唤。

夜倾城一眼看去，却发现那几名落难的南遥女子正局促地站在帐篷门口看着她。

“有什么事情？”夜倾城朱唇微启，不温不火地问道。

只见那些女子相互推让许久，其中一名才慢吞吞地从中走过来，碎步走到夜倾城的身边，发出如蚊蝇一般细微的声音，“请问，我们可以帮忙吗？如果是照顾伤员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咬咬唇瓣，那女子羞涩地看着夜倾城。她们听到士兵们说着夜倾城连夜医治伤员的事情，心中百感交集。为何同样是女子，她却与她们有着天壤之别。

“呃……”夜倾城微微一怔，她的话音虽小，自己却听得很是清楚，也着实被她们的请求所震。

“拜托你，你救了我们，我们无以为报，若是能帮上一点忙，也请让我们试一试。”若不是听说整个军营之中只有夜倾城一个姑娘家在担当照顾伤员的责任，她们也无法鼓起勇气提出这样的请求。

柳眉轻拢，她们请求的事情并不是她能决定的，整个军营的事务决策全都掌握在战饶的手中。

“如果你们不怕辛苦的话，我很高兴你们愿意帮忙。”战饶挥去脑中的思绪，爽朗地笑着代替夜倾城回答。

不知为何，他很明白夜倾城并不擅长与人交往，比起打打杀杀，她只怕更难适应旁人的感恩和谢意。她是那么神奇的女子，异于常人的性子让人琢磨不透。

“谢谢将军！”那女子得到战饶的首肯连忙道谢，笑容绽放在如花般的娇颜上，兴冲冲地提着裙摆跑回伙伴身边，将此事告知。

出力帮忙，还如此开心？夜倾城看着女子雀跃的背影，委实有些费解。

“既然重伤的患者都已经安置好，你就早点去休息吧，我命人将热水给你准备好，你随时可以回帐篷里休息。”战饶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看着夜倾城。明明是这样单薄的一个女子，为何她总是能做出惊人的事情来。

夜倾城点点头，也不再多说什么便离开了。事实上她并没有觉得很累，人在忙碌的时候，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身体自然不会感觉到疲惫，只不过若是放松下来的话，疲惫就会如泉水般涌出。

她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放松，她的身份，使得她始终处于神经紧绷状态。

走出帐篷，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快过去一天了，营地逐渐生起了火堆，暖洋洋的火焰照亮灰暗的大地。士兵们也许是因为真的感受到了希望，心情放松之后，整个营地也不再像昨日那般死气沉沉。虽然没有欢声笑语，却依稀可以听见一些语调上扬的声音。

“夜姑娘！”

“夜姑娘！”

“夜姑娘好啊！”

“夜姑娘，这是刚刚弄来的水果，你尝尝啊。”

一声一声陌生的呼唤在夜倾城走过的时候响起。夜倾城看着那些陌生的脸，脑海中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隐约记得她曾与他们照过面，可是再多的她也已经想不起来了，毕竟，从昨天夜里开始，她已经不知道处理过多少人的伤口了，那一张张模糊的脸，在除去鲜血和污秽后，她更加记不清了。

“夜姑娘，热水已经准备好了，你请慢用。”提着水桶的年轻士兵憨厚地笑着说

道。那灿烂的笑脸毫无防备地绽放在他的脸上。

夜倾城却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在身后那些此起彼伏的呼喊声中走入那间属于她的帐篷。

她做惯了黑夜里的影子，这般的阳光下感受到旁人的热情，让她非常的不适应。

脱下脏得不成模样的衣服，夜倾城将自己浸泡在温热的浴桶之中。偌大的浴桶，温热的水，水面之上竟还有些花瓣。

她浅笑，伸手托起一片粉色的花瓣，放在鼻尖细细闻了闻，淡淡的幽香飘入。

她闭上眼睛，向下躺了躺，温柔的水流漫过她纤细的脖子，浮动在她尖削的下巴之下。

疲惫涌出，视线渐渐模糊，脑海中仿佛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温情的水色眸子，轻轻地低喃一声：“倾城。”

战饶站在夜倾城帐篷之外，对着里面喊了好久，却没有得到回应。他纳闷地低头，看着手里端着的食物，撇了撇嘴。

估计她是太过疲惫睡去了，想到她从昨天夜里开始就没有进食，战饶决定进去先将她喊起来，不吃东西的话，可不行。

轻手轻脚地走进帐篷，一张浅色的屏风遮挡了他的视线，他见里面没有一丝的动静，越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想。他笑着走进屏风之后，却被眼前所见惊得差点打翻了手中的食物。

柔顺的乌丝垂在浴桶边，粉色的肌肤被温水润湿，荡漾的水波宛如点点星光，漂浮的花瓣羞涩地遮掩着水下的美好。那宛如仙人般的美人儿悄然睡去，长长的睫毛静静地掩盖着灿烂的星眸。

芙蓉玉面，点绛唇。

“呵！”猛地转过身去，战饶只感到脸上一片火烧般的炽热，呼吸竟然如同刚刚大战一场般地急促紊乱，他几乎以为自己的心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嗯……”被战饶的声音惊醒，夜倾城缓缓地张开酸涩的眼睛，张开眼睛的瞬间，战饶宽阔的背便映入眼中。

“你……”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你在洗澡……”战饶不等她说完，连忙开口解释道：“我是来给你送饭的，忙了那么久，不吃点东西可不行……你、你慢慢洗……我出去了……吃的、吃的我就放在这了！”战饶一口气把话说完，匆匆忙忙地将东西放在一旁的桌子上，背对着夜倾城飞速地从帐篷里跑了出去。速度之快，让夜倾城根本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叹了口气，夜傾城着实被他的举动弄得哭笑不得，自己都没有说什么，他的反应却比她还大。

只不过，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泡着泡着就睡着了。

恍惚间，她好像梦到了什么，可惜太过模糊，醒来后，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只是胸口闷涩的酸疼让她不禁皱起了眉。

究竟是什么样的梦？

跑出去的战饶，一张脸红得如关公一般，闪电般地穿过人群，闷头冲回自己的帐篷里。

战饶捂着几乎要炸开的胸口，吞了吞口水。

不知她会不会把自己看作乘人之危的登徒子？他有些担心地想着。闭上眼睛，她安静地躺在浴桶里的一幕却浮现在脑海之中，不管他如何甩头，也丝毫不减半分。

午夜梦时，战饶灭灯准备睡去，方解开衣衫却忽然看见帐篷外一抹黑影闪过。

“谁？”大喝一声，他提起一旁的战神跨步冲出帐篷。放眼望去，静悄悄的军营里，除了守备站岗的骑兵队队员之外并无他人。

凝神聚气，战饶如鹰一般的眼睛扫过营地里每一寸的土地。方才的那一抹黑影绝对不会是他的错觉。

“头儿！”巡查的士兵见战饶竟然提着战神跑出帐篷，神色一震，莫不是有异常？

“巡查的时候是否看到可疑人影？”战饶询问道。

那人摇摇头。今天大家忙碌了一天，基本上体力都已经快到极限了，刚刚忙完，所有没有任务的人就跑回帐篷睡觉去了，哪里还有人有那种体力到处跑？他除了看到几只野猫之外，根本连个活人的影子都看不到。

战饶微微点头，神色复杂地看着四周鼾声四起的帐篷。

兄弟们一路辛劳，又连着给驻地士兵处理伤口，一天两夜没有合眼，即使铁打的人也需要休息。

“小心一些，东閤一定已经收到我们增援的消息，这一天来毫无动静，只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估计不会超过一天，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战饶拍拍那人的肩膀嘱咐道。东閤若是今晚前来偷袭，他们虽不至于落败，但是仓促间只怕也会相当地狼狈。

“是！”

战饶看着巡查的队员离开，自己也无心再睡，将衣服扣好，他直接提着战神当起

了巡查的士兵。

黑暗之中，一双明亮的眼睛含着淡淡的笑意，在躲过战饶的巡查之后，纤长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夜之中。轻轻一晃，人便来到了夜倾城的帐篷前。

闪亮的眸子微微眯起，那人的呼吸微弱，若不是在极近的距离内，怕是听不到的。

脚步轻摇，黑色的身影灵巧地闪身躲入夜倾城的帐篷内，进去之后的下一刻，战饶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夜倾城的帐篷前。

战饶站在夜倾城的帐篷前，看着一片漆黑的帐篷，呼了一口气，准备转身离去。

“有事？”

哪知道，他还未迈出一步，帐篷内便传来了夜倾城的聲音。

“啊，我吵到你了。”战饶猛地一惊，歉意地开口。他只是想看看她，并不想将她吵醒，他知道她已经很累了，不然也不会在洗澡的时候昏睡过去。自己轻手轻脚，却依旧将她吵了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夜倾城躺在床上，张开眼睛看着眼前的黑暗，她一向睡得很浅，即使他的脚步如猫儿一般，她却一样感觉得清清楚楚。

“没什么，我之前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影，所以，不放心，起来看看。”战饶握着手中的战神开口说道。

“对了，你捡到的那只小狼，我已经吩咐人关在笼子里了，你知道的，它毕竟是有野性的东西，我不想它在这个时候给军营里造成什么麻烦。”

“嗯。”夜倾城轻轻应了一声。事实上她已经将那只被她带来的小狼忘得一干二净，若不是战饶此刻说起，只怕她根本不记得有那么一个存在。

“你好好休息，我继续去看看。”战饶咳嗽一声说道。

“好。”

“那我走了。”战饶依依不舍地迈开步子，离开她的帐篷。

夜倾城依旧张着眼睛看着眼前大片大片的黑暗，一时间，之前的困意竟然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一把冰冷的匕首紧紧地抵在她的脖子上，她才猛然间惊醒，心中如被冷水浸泡一般，陡然间冷了。

眨眼之间，她的嘴巴已经被捂住。

为什么她一点也没有发现有人潜入她的帐篷？！心中警铃大作，夜倾城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可以在她毫无所觉的情况下靠近她，即便她方才有些失神，但是也绝对不至于迟钝到有人靠近也毫无察觉的地步。

定下心来，她竟然发现对方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若不是捂着嘴巴的那双温热大手，她当真以为自己是见鬼了。一个连呼吸都没有声音的人，他的行动将是多么的可怕？难怪她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思及此，夜傾城便也不再做多余的掙扎。这个人竟然能不令她和战饶察觉，想必他的身手远在她和战饶之上，若当真如此，即便她奋力反抗，估计也没有任何作用。这般的无用功她做来何用。

黑暗中的眸子笑意加深，仿佛赞赏夜傾城不抵抗的明智之举。

冰冷的刀锋划过夜傾城的脖子，那人一把将她拉起，在她站起身的一瞬间伸手快速地往她周身几处大穴点去。

夜傾城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意识，当软绵绵的身子倒下之时，她依旧在思考这人是何身份。若是对方奸细，为何不去对付一军之主战饶，而对付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

黑暗中的人影看着昏倒在自己怀中的夜傾城，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单手将人背在肩上，如来时那般，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军营之内。

夜，仍在继续，只是谁也不知道，夜傾城已然不在帐篷之内。

晌午的阳光金灿灿地洒在大地上，刺眼的光芒扰人地浮动在夜傾城的脸上。缓缓地张开眼睛，夜傾城微微呼吸一口气，却发现眼前的一切是那般陌生。想要动手，却传来金属撞击发出的刺耳声。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腕上正铐着一条粗大的锁链。

夜傾城深吸一口气，昨晚发生的事情涌入脑中。她看着头顶露天的太阳，又看了看自己坐着的铁笼，一时间竟然有些怒气。

夜傾城站起身环顾自己所在的铁笼，半个手臂粗的铁柱稳稳地矗立在她面前。铁笼外竟仍有数只一样的铁笼，只是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斑斑血迹残留在空荡荡的牢笼里。

“呃。”一声闷哼自夜傾城身后传来。

夜傾城转过身，一个满是血迹的身影蜷缩在铁笼的角落之中，隐约发出瑟瑟的颤抖。

夜傾城皱起柳眉，走近那团被鲜血和污秽包裹着的身影。仿佛感觉到了有人靠近，那原本蜷缩在角落的人，害怕颤抖得越加猛烈，随着夜傾城的靠近，那人竟然仓皇地扑倒在一旁，发出刺耳而绝望的尖叫声。

那如针扎入耳朵一般尖锐的声音，刺得夜傾城额角发疼。夜傾城一步上前钳住那

人的喉咙，冷冷地眯起眼睛，嗓子中溢出冷冷的警告，“闭嘴。”

“啊！”然而，夜倾城的警告并没有制止住那人的尖叫，反而将那人的恐惧激发到了顶点。那人疯狂地挣扎着，夜倾城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手下掐住的皮肤已然有了擦痕。

夜倾城明白这人的神经已经达到了崩溃边缘，看着他身上的伤痕，只怕他在她到来之间就已经经历了非人的折磨，现在的他脑海里只怕除了恐惧再没有其他，自己的警告宛如石沉大海，对他丝毫不起作用。

夜倾城放开手，叹了口气。她没有虐待人的嗜好，更不会去虐待一个已经受到过刺激的伤员。

夜倾城放开手，看看自己的掌心，发污的鲜血和尘土，不由让她眉心的川痕更深。

那人一获得自由，便立刻回到角落，蜷缩成一团。

夜倾城漠然地靠在铁栏上，看着对面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人。单凭现在的观察，她只能得出他是男性，且年纪尚轻的判断，她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只看到那乱糟糟的头发覆盖住那张灰暗的脸。

他身上的衣服，让夜倾城觉得有些熟悉。仔细回想了一下，才发现那人身上穿的衣服，正是西疆边境驻军的衣服。她转身看着周围的铁笼，那一个个被鲜血沾满的笼子里，依稀可以感受到曾经有过的哀鸣。

那些被抓来的将领！

那些残缺的肢体！

昨夜那身手超群的神秘人。

一切的一切宛如被串起的珠帘，夜倾城扬起嘴角。想必这里就是那些驻军将领曾经待过的牢狱。这些暴晒在太阳之下的铁笼，血迹斑斑的痕迹，以及身后男子的穿着和身上那些惨不忍睹的伤痕，都逐一向她解释了一切。

然而，为何被抓到这里来的人，是她，而不是战饶？

夜倾城有些想不通。她靠坐在铁笼里，努力地平静下来。四周空无一人，除了那些铁笼之外，便只有和她同在一个笼子里的男人了。现在的情况绝不能说很好。如果是往日，她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对方有一个身手远在她之上，甚至可以悄无声息将她从戒备森严的军营里带出来的高手。

难怪之前的将领都是毫无痕迹地被掳走。面对那样一个高手，连站在她帐篷外的战饶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只怕西疆军队里，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吧。

按理说，以对方的身手可以很轻松地掳走她，当然也可以掳走战饶，为何独独将

她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掳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耀眼的阳光直直地照射在铁笼正上方，炽热的温度仿佛想要将人蒸发掉一半。对面男子仿佛感受到了那炽热的温度，不安地颤动着，隐隐地传来喘息的声音。

不管他吗？夜倾城睁开眼睛，看着对方。

不管的话，很快就会死吧。那么严重的伤，这么恶劣的条件，不需要再多的折磨，他很快就会结束这短暂的一生。

最终，夜倾城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起身走到那人的身边。想必是伤口的恶化和天气燥热的原因，那人即使已经感觉到夜倾城的靠近，却无法动弹一下，只能瑟瑟地抖动着满是伤口的身体。

“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安抚的话轻轻地从她口中说出。夜倾城蹲下身子，将他扶起，大致地看着他身上那些骇人的伤口。

还好，大多都只是皮肉伤，只是伤口发炎，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以至于他体温升高，有些发烧的迹象。

撕下自己的裙摆，夜倾城小心地擦拭他身上的伤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然后便在他的身边坐下，脱下自己的外衣，将衣服两端绑在铁笼的夹角处。在衣服的遮挡下，俨然形成了一块小小的阴凉，随后她便将那人扶到了阴凉下休息。

那人仿佛终于感受到夜倾城真的没有恶意，心中的恐惧逐渐放了下来，身子也不再颤抖。

“谢。”

微弱的一个声音自他口中传出，夜倾城恍然回过神，看着他。

“你是新疆的士兵？”既然他对自己已经没有了防备，她也可以放心地证实自己的猜测了。

“是。”那人的体力显然已经透支，只能勉强地发出单音。

夜倾城点了点头，不再说话，眼底却闪现出一抹光彩。

她方才脱下外衣的时候，发现她的银辉竟然被她暗自藏起，醒来时神志微微有些迷糊才没有及时发现，直到刚才脱下外套，她才在腰间摸到了那把软剑。

银辉削铁如泥。

她暗自庆幸，自己长年以来养成兵器不离手的习惯，这次倒是真的用上了。

她稍作休息，便站起身来对那人说道：“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四目相对，蹿过他那被头发掩盖的遮挡，她看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

单手抽出腰间软剑，只看到银光一闪而过，她面前矗立的铁栏杆便在瞬间断作两

半。想必东阁的人对他们的铁笼太过自信，以至于完全没有守备。这次他们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万万想不到她的身上会藏着一把削铁如泥的软剑，不管是何种金属所铸，在她的银辉之下，都变得不堪一击。

“能走吗？”夜倾城一把扶起那人问道。

那人吃力地点点头。夜倾城知道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是为了他们两个人的性命着想，即使他已经体力透支，也必须走出去。否则她将不得不选择将他丢在这里。

直到那人被夜倾城搀扶着站起来，她才发他竟然比自己想象中要高。一阵热风吹过，吹去他脸上遮掩的头发，一张清秀俊美的脸暴露在夜倾城的眼前。

夜倾城很快收回视线，因为不知东阁的人何时会来，他们必须尽早离开这里。将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夜倾城半拖着他一步步地迈出这座地狱。

夜倾城苦笑，她不得不再次感谢养父的残酷。若不是经历过那些非人的训练，她怎么能在烈日下拖着一个比自己还要重的高大男子自如地行走？

“丢。”夜倾城的额头已经覆上了汗珠，那人皱着眉，有些苦涩地开口。

简单的一个字却让夜倾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让自己丢下他，独自离去，一个人的速度远比拖着一个伤员要快很多。

夜倾城摇了摇头，淡然地开口，“我需要你给我指路。”这话也不算是安慰，毕竟她对这里的地形完全不了解，若是单凭她一个人，虽然可以加快很多速度，但是很可能在这陌生的地方迷路。带着他，一是为了救他，二则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地图——一个在边境驻扎已久的士兵，又怎么会不知道回到军营的路呢。

当天色逐渐黑去，夜倾城终于在那人的指路下看见了古城的城墙，然而，那震天的厮杀声却顿时让她的心情再次沉重下去。

东阁，发动了又一次的进攻。

肆虐的狂风吹起夜倾城脸侧的发丝，风中带来浓重的血腥味，硝烟弥漫的城墙，震天的厮杀声和哀号声，都随着那风飘入她的耳中。

不过一晚上的时间，东阁竟然对古城再次发动了进攻。想必东阁的人知道西疆的援兵已到，想在战饶一行人还没缓过力气之时乘机攻打，好在军力相对薄弱的时候，拿下古城。

“城。”架在她肩膀上的手臂颤抖着，她转头看着男子的脸，那双瞪大的眼中溢满了紧张，仿佛想要破壳而出的蛹，冲到战场上去。

“跟我一起去，还是留下？”夜倾城声音冷清地问道。

其实，将他留下是最好的选择，他身受重伤，战场就是人间的修罗地狱，身负一人，她也无法保证，自己可以在千军万马之下，保一个身负重伤的男子周全。

但她却看见了他眼底渴望，那是战士期盼回归战场的渴望。

“你。”跟你一起，已经很吃力地将一个字挤出，那男子却依旧想回营。

夜倾城点点头，便架着男子向战场靠近。

距离一点一点地缩短，耳边的哀鸣声伴随着兵器相互撞击的铿锵声，在她的耳边砸开。

“小心一点。”即将踏入战场的瞬间，夜倾城不由得提醒他，随后她便一把抽出自己腰间的软剑，横扫过挡在她面前的几名身穿异国军服的士兵，鲜血喷溅，洒落在飞扬的尘土之上。

“夜姑娘！”

耳边忽然传来一句呼喊声，夜倾城横扫一个东阁的士兵，疑惑地分神寻找声音的来源。

浑身浴血的大汉挥舞着大刀砍杀着挡路的东阁士兵，急匆匆地杀到夜倾城的身边。

“夜姑娘，你怎么在这啊？头儿找你都找疯了啊。”

那人一脸鲜血，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倒是那憨厚的声音让夜倾城有些熟悉，一声“头儿”更是让她确定了此人的身份，他是战饶麾下骑兵队的一员。

“啊，他是谁？”那人这才发现夜倾城身旁架着的人，惊讶地问道。

“西疆的士兵，将他护送入城。”夜倾城将人交到他的手上，自己则握紧手中的银辉冲入人群之中。

“夜姑娘，你回来啊！”那人傻傻地看着夜倾城如脱兔一般自眼前消失，呼喊之间，他已被东阁的士兵围堵，闷哼一声，他一把将那个险些昏迷的男子背到自己的背上，喉咙里爆发出吼声，一手扶着人，一手提着砍刀冲杀起来。

夜倾城翻身斩断对方的长矛，远远地看着背着人的大汉一点点地向城门移动。

夜倾城安心地收回视线，专心致志地应对眼前的东阁士兵。

夜倾城的出现，如同一阵旋风，在战场上刮过，她惊人的容貌，灵巧的身形，以及那让人发寒的招数，都着实改变了战场的局势。

那美艳绝伦的面容在此刻犹如死神，下手决不留情，一招毙命，绝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她宛如天生的杀人兵器，带着浅浅的微笑，冷冷眼神，穿梭在众人之间，人过处，总留下遍地的尸骸和悲戚的灵魂。

单单她一人便屠杀近百人，不过片刻，东阁的士兵们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远远

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被一个纤细单薄的女子砍杀，毫无还手之力，一个个尸体倒下，她却依旧没有停手的打算，自己这边的人更是伤不了她分毫，士兵们的心中皆被一股恐惧所笼罩。

那个女人究竟是何人，为何那般诡异地从天而降？为何可以凭借那样单薄的身躯、那么纤细的手腕挥舞着那如绸缎般的武器，毫不留情地杀死一个又一个人？然而，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她脸上的表情却丝毫没有变化，依旧是那样完美的容貌，依旧是那样浅淡的微笑，那完美无缺的脸，却如同噩梦一般将他们笼罩起来。

“啊！”一声刺耳的哀号在夜倾城抽回银辉之后消失。她轻轻地用手指抚上剑身，眯着眼睛看着不知不觉将她围起来的东阁士兵。那一张张脸上爬满了恐惧，惊恐的眼睛闪烁地看着夜倾城，那队伍却只是将她围在圈里，半径两米的距离，却无人敢上前一步。

她那毫不留情的模样，已然深刻在他们的心中，这个女人的到来，扭转了他们同西疆士兵相持平衡的局面，胜利的曙光照向了西疆。

杀人并不可怕，他们身为士兵对此再熟悉不过，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她那样，一边毫不停顿地屠杀一个又一个人，脸上的表情却依旧保持着那般的淡漠，连她那冷清的眼神，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仿佛她所做的事情并不会影响到她分毫，她不过是在对着空气挥舞手中的兵器，而不是将那冰冷的剑身刺入旁人的血肉之躯，夺走他人的性命。

“头儿！”

城墙之上，正在指挥士兵作战的战饶忽然被人喊了一声，正专心对敌的他并没有回应，只是放开声音指挥着城墙上的弓箭手，将那些架着云梯想要爬上城墙的东阁士兵射下去。

“头儿，那个人好像是夜姑娘！”

战饶陡然一惊，回过身，顺着士兵指着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他的脑子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地炸开，顷刻之间，轰隆声将他所有的理智粉碎。

那个突然间失踪的女人，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更让他心惊的是，她的周围，是百来个东阁士兵。

“倾城！”心脏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战饶瞪着双目看着那抹单薄的身影。

她为何会出现在战场之上？

今日一早，他们便受到了东阁的攻击，他去通知她要多加小心，走进她的帐篷时，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急急忙忙地在军营中询问，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